燈下集

作者與讀者的奇緣

張渤寧

作者對後世的讀者的期待是那麼地眞摯，竟常帶幾分淒涼意。司馬遷說，藏之名山，傳諸後世，以待來者。現代張愛玲也常常冥想發呆：若干年後的人讀到我的文字……

眞正的作家，常常是在爲後世寫作。現世要麼不理解他，使他的悲憤無處可訴；要麼都阿諛他，使他產生了不眞實感，從而不相信自己的能力。而後世的讀者於前世的作者，彷彿天然持有一根時間的權杖，杖光寒涼，對前世作者天然有一種裁判般的莊嚴肅穆。相比之下，當世的讀者，無異於一群小丑村夫。

而相應的，當世的讀者，天然對前世的作者充滿好奇和好感，就像張若虛《春江花月夜》中，那深情而惆悵的懷念：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相形之下，當世的作者，能把當世的情形，繪得出幾分？實在不比我太高明，或者又是故弄玄虛，藉以嚇人。對當世的作者，往往看不上，看不順眼。

但後世讀者讀前世作者的書，也不是「撈到籃子裡就是菜」的，也有極喜愛或極厭惡的。當世讀者讀當世作者的書，也不是一律排斥唾棄的，也有崇拜而甘當「粉絲」的。

所以，隔幾十數百年，能於浩如煙海典籍中讀前世某人發黃的舊作；同一年代相似作息飲食，能於魚珠混雜中讀當世某人墨跡未乾的「時文」，這樣的作者、讀者對彼此都是何等的神奇幸運！是冥冥中天注定般何等難得的緣分啊！

新老建築並存的妙法寺　司徒一凡攝

文化縱橫

佛寺也「前衛」

司徒一凡

當你乘搭香港鐵路西鐵線列車經過屯門藍地一帶時，車窗外閃過的這座晶瑩剔透的倒金字塔形建築物一定會引起你的注意。它是什麼？是圖書館、寫字樓？還是大會堂、劇院？統統都不是。說出來你可能不相信，這是妙法寺新擴建的佛寺建築。

這座六層高的新佛寺按「水晶大蓮花」造型建造，它突破了中國傳統佛寺建築固有的形式，絕對稱得上是一個前衛的作品。當然，除了造型十分前衛外，新佛寺還是一座符合當今環保概念的「綠色」建築呢。它的空調和照明都採用節能設計，外部以微晶玻璃幕牆建造，盡量利用天然光線和自然通風。西面牆身不設窗戶，防止西曬。建築外簷設置經巧妙設計的縱向隔斷，使其間的每個窗戶都能達到環保建築透光不透熱的要求。外牆上每個斜面都經過精密計算，使下雨時雨水下滑的衝力足以把玻璃幕牆沖刷乾淨，節省維修保養和清潔費用。同時，將從「蓮花頂」收集到的大量雨水集中到特製的大水箱內，用於洗地和澆花。屋頂還設用太陽能裝置。

整座大樓集佛殿、圖書館、大會堂、辦事處及其他文教設施於一身，但其布局仍保留傳統佛寺的主要構成，包括有山門殿、天王殿、觀音殿及大雄寶殿，並設有鐘、鼓裝置。頂層的大雄寶殿內部無柱，空間開闊，內供奉一尊九米高的木雕鋪金釋迦牟尼像，是香港最大的室內佛像，兩旁分立舍利佛尊者像、目犍運尊者像以及文殊菩薩像、普賢菩薩像。在山門「妙法寺」匾額下方有一尊如來佛像，天王殿兩側站立着現代風格的四大天王雕像。心經梵文成了圍牆的視覺藝術裝飾。五個巨大的經輪豎立在建築頂部，遠看很像點燃的香燭。其他配套設施也一應俱全，包括環境舒適的齋宴餐廳、佛具小賣店，還有停車場和客房大樓，方便遊客和信衆使用。

這座令人耳目一新的佛寺建築將成爲香港一個新的地標。

無獨有偶，在台灣也有一座類似的「前衛」佛寺，它就是位於台灣南投埔里的中台禪寺。這座高聳在群山間的現代化佛寺建築，其頂部金光閃耀的蓮花座托舉着巨大的球狀金頂。從側面望去，整個建築外形似一位靜坐的修行者。

禪寺徹底突破傳統寺廟平面院落式的布局，改爲垂直立體向高空發展。它由一座主樓和若干裙樓組成，主要佛事功能區都集中在主樓裡：一層是天王殿和大雄寶殿，五層有大莊嚴殿，九層爲大光明殿，十六層是萬佛殿，再往上是藏經閣和金頂。

寺內採用中央空調和智慧化的控制系統，爲僧侶和信衆創造了舒適、幽靜的環境。進入大雄寶殿，看不到傳統寺廟香煙繚繞的情形。原來，爲了避免香火對空氣和建築造成損害，中台禪寺不允許上香，而改以鮮花和果品來供奉佛祖。

禪寺有一座手工建造的木結構「藥師七佛塔」，建在十六層的萬佛殿內。由於該殿南北兩面外牆爲透明的玻璃幕牆，所以站在遠處就能遙望七佛塔。特別是入夜後，寶塔造型在殿內燈光的映照下從玻璃幕牆投射出來，造成一種神秘和聖潔的氣氛。

這兩幅玻璃幕牆採用德國技術製作安裝，外形呈蓮花瓣狀，寬十六米，高三十米，據說在世界同類幕牆中是面積最大、技術最先進的。它沒有框架，所有玻璃都被固定在拉緊的鋼索上，其結構原理就好像網球拍：遇強風時，玻璃幕牆會隨着具彈性的鋼索前後位移，抵銷風壓，位移最大幅度竟可達四十多厘米！

中台禪寺的燈光設計也別出心裁：九層大光明殿的天花藻井是由光纖做成的北斗七星，由鐳射營造出的星光效果與晶瑩剔透的玻化地面相互輝映，使人恍如飄浮於無垠的星空之中。

每飯難忘矯治恩

李紀欣

禍福無端，二〇〇三年九月十四日，我在九龍地鐵站下石階時摔倒，俯衝十餘級，右腕挫傷，下巴着地撕裂，門牙脫落三顆，血濺衣襟。地鐵職員急召救傷車送某公立醫院。

半小時內，兩眼充血，面部出現大片瘀斑及腫脹，面目全非。CT檢查發現上、下頜骨骨折、右上顎骨折、下頜關節向左脫位，鼻竇、雙側眼眶外壁多處骨板鬆裂。創傷是嚴重的，但這也緩衝了對大腦的震撼，故能一直保持神志清醒。如果前額着地，縱得苟活，亦必變植物人矣。

入院翌日，經外科、內科、眼科、耳鼻喉科、口腔頜面外科會診，他們知道我是同業。

這裡請讓我岔開一筆，已故王力教授歷任北京、清華、中山各大學文學院教授，著作等身。《漢語詩律學》、《詩詞十講》等，我曾拜讀過，所以對王教授甚爲欽敬。最近政府爲其故居重修竣工，準備開放讓公衆參觀景仰。政府委託他的高足劉能松教授撰一紀念他的對聯，上下聯共五十六字，決定鐫刻在一塊一乘二米的石碑上，用垂久遠。我謬承劉教授錯愛，委以書寫大任，乃欣然命筆，於跌傷前夕剛剛書就，懸於書房壁間。若此一跌斷魂，這就成爲我的絕命書了。所以內人來探病，我第一句話就吩咐她把墨瀋乍乾的對聯立即寄出。內人對我在這時刻竟把此事列爲首要，頗有微辭。

第三天上午，口腔頜面外科主管醫生向我講述了手術的大致步驟。下午一時，我躺着被送進手術室，護士問我姓名，我清楚回答了，她們還查看我左腕戴着的姓名牌。這大概可以算是另一種場合的「驗明正身」吧？

沒料到麻醉師會跟我談及麻醉方式，他說：「爲了保證手術時呼吸道通暢，必須作氣管插管。但你張口困難，不容易從喉頭插入。若由鼻孔插入，因你鼻竇骨板已鬆裂，又擔心把管子插到腦子裡頭去。」旁邊有人問：「鼻插管前端沒有燈和潛望鏡的麼？」問者大概是實習護士。麻醉師說：「什麼都沒有，因爲它不比氣管鏡或胃鏡，鼻插管一向是憑經驗插進去的。」他這番話也許是不經意的，但實質上是精神虐待！

經過四小時手術，翌晨醒來，口腔內刺痛。原因是醫生用鋼線把我倖存的上下牙逐顆捆紮，並緊密地連結在一起。據說是爲了使上下頜骨折處盡量靠攏，便於愈合。想不到土地改革時期著名的「紮根串連」竟應用到口腔外科這領域來了。只是盤屈在口腔裡的鋼線，就像刀劍一樣，二十四小時把我刺得痛徹心脾，嗽口與說話時更痛不欲生。我兩次向醫生請求，可否把鋼線按得貼服一些。他說：「萬一按斷了，那就前功盡廢，請你忍耐一下吧。」那麼，要忍耐多久呢？他說四十五天，我卻度日如年。

術後第二天，拍過三百六十度的口腔頜面X光照片，他們說骨折對位尚好，只等愈合云云。

我見別無其他治療可做，乃於術後第二天（即入院第五天）要求出院，他們相信我能照顧自己，開了一些抗菌藥和嗽口水，就讓我出院了。但吩咐我每周返院覆診一次。

住院這幾天，大便柏油狀，精神疲憊，整日卧床。每次稍有動作，例如坐起來伸手向床頭櫃拿點東西，尤其起床大小解，即覺心跳加劇，怦怦然有如鹿撞。護士爲我召請內科醫生，但躺下休息十餘分鐘，等醫生到來爲我聽診時，則又恢復正常了。如是者三次。後來我想起這是失血過多所致。隨後就不再召喚醫生了，但願他們不要以爲我玩「狼來了」才好。

回家休養最大的好處是能安睡。但嘴巴與術前一樣，依然不能張大，上下牙也不能咬合，所以無法如常進食。任何食物只好用攪拌機打爛了，做成糊狀，用紙筒吸着喝，全無味覺與口感可言，等同嚼蠟，餐餐如此，天天如是。難道就這樣過一輩子？

但若此時有「麻將」大賽，我準可拿個冠軍，因我正在一天到晚不停「食糊」也。

朱釗志學兄在美執業三十餘年，飲譽彼邦。退休後，數度前往尼泊爾等地做無國界醫生，仁義可風。最近應邀返回故鄉佛山人民醫院義務傳授麻醉及疼痛科新知。聞得我的消息，立即偕同夫人靳月荷同學專程來港探望，「最難風雨故人來」也。

在家休養兩周，不時收到親友的來信、電傳、鮮花與禮物。電話較少，因大家知我有口難言。只是病情未見寸進，日益擔憂，所以兩次覆診都懇切向醫生反映，並問須否再次手術。但得到的回答是：「過些時候，看什麼情況再說吧。」

同業摯友某君，出於關懷，介紹我到另一公立醫院看口腔外科一位顧問醫生，他爲我檢查過，看了我新近拍的X光片和出院說明書。他對我說的，與我接受手術的醫院所說，大致相同。印象最深刻的一句是：「該做的，他們都已做了。」

在悵惘中，有同業打來電話：「中山大學不是有一間專業的口腔醫學院麼？」謝謝她的提醒，我當然對母校滿有信心。十月二十三日我回到廣州母校，向光華口腔醫學院求醫。

這裡要感謝光華香港校友會與中山醫科大學香港校友會的主動幫忙，他們函電交馳，請求母校給我照顧。

口腔醫院立即安排我一個寬敞舒適的私家病房，方便家人對我貼身照料，並且第一時間得到任材年教授和張志光教授的細心診斷，他們一致認爲我的骨折與脫臼一定要重新徹底解決，只有把這些問題徹底解決了，口才能張，上下牙才可以咬合。陪同我去就診的邱華萍兄都覺得很有道理。我決心接受第二次矯治手術。

張教授建議先到中山醫二院作CT檢查。那天去到二院，剛剛CT機有些故障，他們知我是校友，轉介我去三院。我因道路不熟，不免面有難色，他們問到我五十七屆還有哪些同學留校，我歷數顯微外科于國中、耳鼻喉科鄧世南、婦產科陳凌峰……細數中忽見一人走進放射科來，我立即叫一聲：「張承惠！」這位張承惠就是二院放射科主任教授。在場的人都爲我和張兄的巧遇不禁歡笑起來，因爲在時間上，實在比預先約定還更恰到好處。承惠兄問了我的情由，立即撥了個電話，對我說：「不必到三院去，太隔涉了。現在我陪你到省人民醫院去，他們新近購置了一台西門子CT機。」當天在省人民醫院排隊做CT檢查的人不少，好在主管醫生是承惠兄的學生，她接過電話，知道我們到了，親自出迎，並安排我優先受檢，這裡要感謝承惠兄。

CT檢查報告，證實任教授和張教授的診斷是正確的，有些骨折雖經接駁，但固定不牢，移了位。此外，多處骨折未見矯治，左顴下頜關節依然脫臼。

口腔醫院再爲我作術前常規健康檢查。其中一項是胸部X光照片。放射科醫生叫我走近X光機，我不待他吩咐，即胸貼菲林暗盒，把下巴擱於其上，兩手叉腰並把肩肘關節盡量外旋外展，只等他下令深吸氣。他見我動作如此熟練，姿勢如此準確，問我：「你是有慢性肺病經常都要照肺的嗎？」我說：「還好，我並無肺病。」

「那麼，你……」

「我是本校五十七屆畢業的……」

「啊，原來老學長，失敬失敬！」他看來大概四十出頭。

「您貴姓？」

「姓涂，糊塗的塗。」

「涂大夫，人生『難得糊塗』啊！」相與一笑。

術後，我多次到該科作頜面部X光檢查，他待我特別客氣，並稱呼我爲「李教授」，對於這個稱呼，我當然受之有愧，但也只好靦顏地支吾以應。

回頭再說術前常規健康檢查全無問題，乃排期十月二十九日手術。

張志光教授介紹我認識了曾融生教授和許多位教授主任級的醫生，他們都參與了對我手術的詳細研討。

香港校友向我推薦任材年教授，所以很希望他能爲我主刀，但任教授在我到廣州之前，已安排了該日爲一位口腔腫瘤病人手術，無法抽身。任教授盛讚張、曾兩位教授都是經驗豐富的專家，處理這樣的手術綽綽有餘，叫我放心。

管我病房的是一位碩士研究生——劉春棟醫生。我問他：「是中山醫畢業的嗎？」他說：「不，是山東醫科大學。」我說：「你們的校長是大塊頭的王廷礎教授嗎？」他覺得奇怪，千里迢迢，問我是怎麼認識的。我告訴他，是幾年前中華醫學會八十周年大慶，彼此在北京碰頭並相聚過幾天。大概因此，劉醫生對我頗有親切感。手術前四晚，值班醫生對我說：「明早如無要事外出，請你留在病房，醫學院領導人會來看你。」大概他是知道我早上會去六樓平台散步的。

翌晨，凌均棨院長在副院長張志光及辦公室主任陳少華陪同下，到病房來。凌院長一見面就十分親切地說：「外出公幹幾天，昨晚回來看到香港校友會的電傳，才知道你來了，所以今天才來看你。」囑咐我回來母校就要像回到家裡一樣，又問我有什麼意見，什麼要求。我說感謝凌院長在百忙中來看我，這裡的醫生們和護士們對我都十分友善，我對他們很有信心。術前兩天，麻醉醫生要我簽署一張手術同意書，這是例行公事。但想不到要再簽一張麻醉同意書。他嚴肅地對我說：「由於你年紀大，心肺功能不比年輕人。你張口有困難，必須作鼻孔插管，但鼻插管頗粗，很容易出血，若大出血就很不好辦。」

（上）

無影燈下

（資料圖片）

謙讓的藝術

楊朝樓

人生在線

古人形容夫妻和睦一體，常使用一個詞——相敬如賓。

好像在什麼雜誌看過有人對「相敬如賓」的質疑，說的是如果夫妻之間相對，就像對待來家裡的客人一樣，尊敬、敬重，那麼，夫妻之間的愛擺在什麼位置？更進一步說，如果夫妻之間只剩下「相敬」，那就根本沒有愛了。

沒有總結婚姻之間關係的想法，只是覺得進入現代，「相敬如賓」確實有些不合時宜了，一個「敬」字，把許多夫妻間的情感情趣都給抹掉了，兩個人每天客客氣氣地說話、做事，那眞就不像是夫妻關係了。

後來我又改變了這種觀點。

事情緣於一次朋友的訴苦。我這人有些老頑童的意味，所以，一起玩的朋友大多比我年輕，在年輕的朋友間混，自然就是「大哥」，自然就有義務和責任爲兄弟們排憂解難，至少安靜地做個聽客。這一次做聽客，事情很小，是一位剛新婚不久的小兄弟，因爲不知道如何處理夫妻吵架的事。

小兄弟愛他老婆那是沒話說，問題是誰家的夫妻都有吵架，吵架說的話那都不是好聽的話，不好聽的話有時就會傷人，傷人的話自然就傷感情。

「你是男人，不能針尖對麥芒呀，讓着她一點不會呀。」我說。

小兄弟挺委屈，喃喃道：「你知道我這人脾氣急，聽不得椎心的話，聽到了就要反駁，就要以更惡毒的話回她。」

你看，這不是沒一點紳士風度了嗎？

脾氣誰都有，作爲男人，應該更有肚量，後來，我給小兄弟出了一個「藥方」：吵架時做到不聽不聞，實在不行，就暫時到外面走走，譬如，來找我喝酒，喝完酒回來，應該就沒什麼事了。當然，出門前應該對老婆聲明一下：不是有意不理她，是不想跟她吵架，出去走走，一會就回家。

這一套也有不適用的。我還眞遇上這樣的事，那是鄉下老家人，適逢我回老家，看到鄉下一家人吵得不可開交，一問，就因爲男人每到吵架就跑出門，女的說：「我就想罵罵你，你爲什麼要躲開我？」

「那就讓她罵一罵吧。」我勸男人。那男人道：「你聽聽她都罵的什麼話？」

其實，只要是想做夫妻的，沒有誰會刻意把吵架的事記住一輩子。但就有這麼一些人，記性特好，隔上個一年兩年，還能把以前吵架時對方說過什麼傷人的話給再搬出來。以前採訪過一位男士，這位男士與妻子都是二婚，剛開始就互相防着對方，女的找男的拿過多少次錢，總共拿了多少錢，男的都記得一清二楚，詳細到某月某日某時拿了多少。哪一天雙方吵架時對方說了一句當時看來不過是句氣話的話，過了許多日子之後，居然成了某種預謀的證據。

後來我放棄了這個採訪，因爲這個男人太絮叨，太女人氣，非但不懂得夫妻之間的相互謙讓，甚至比女人更錙銖必較。

見識過這些事，於是，對「相敬如賓」有了重新的認識。其實，夫妻間的「相敬如賓」就是夫妻間的相互謙讓，在日常的生活中，我們能夠與朋友與社會上不認識的人互相謙讓，爲什麼夫妻之間就不能互相謙讓了呢？謙讓是一種美德，更是一門藝術，需要在婚姻的磨合中慢慢掌握其實質和要領。

佐田的無知

魏鵬

文史叢譚

日本的佐田雅仁十六歲就參加了侵華戰爭。他說，他那時幼稚無知。

我在鹽城新四軍紀念館裡，看到了一輛車牌號爲120424的自行車。這是一輛佐田雅仁騎過的自行車，車上還有僞滿時期出產的鑄有「滿」字的字樣。一九四二年在蘇北地區的侵華日軍情報士官佐田雅仁，途遇新四軍游擊隊時，棄車逃命，此車被繳獲。一九四三年新四軍女戰士李春華在開闢鹽阜區民運工作中，又用這輛自行車護送傷員、遞送情報。現在，這輛自行車就存放在紀念館的第六展廳裡，被紀念館視爲無價之寶。從外觀上看，這輛自行車被保養得很好，只是車圈、車把上的鏽跡裡，還含有半個多世紀前的風塵，讓人不忍擦去。若是騎上這輛自行車，彷彿仍能在鹽阜大地上奔馳。

一九八八年，時任中日合拍電視專題片《話說長江》日方總編導的佐田雅仁，在新四軍紀念館參觀時，經核對車上的鋼印號碼後，認定這是他當年使用並丟棄的那輛自行車。二〇〇一年八月，面對中央電視台的攝像機，佐田雅仁敘說了這段歷史。

佐田雅仁如今已是古稀之人了，然而卻財大氣粗，面對這輛自行車又突發奇想：願以當今世界上最好最好的轎車，來換回這輛自行車。這是返老還童呢，還是眞正的無知？

一個在紀念館裡參觀的學生對我說：「最好最好的轎車我們也不換，這是日軍侵華的鐵證！」

「北漂客」千金難求北京「綠卡」

蕭愚

繽紛華夏

「六月底就要畢業，工作也基本確定。但因爲快開奧運了，今年學校不能繼續保留我的檔案和戶口，公司也不能保證解決。可是這年頭要是沒戶口，好多保險和住房公積金都得不到，還得辦居住證。現在心裡很矛盾，因爲（戶口）指標太少了，基本上是靠運氣。聽說有好多途徑可以解決，也不知道值不值得爲北京『綠卡』白幹一年活……」這是北京某高校應屆畢業生小王在個人博客上的一段文字。

據媒體披露，隨着奧運會的迫近和應屆大學畢業生大量流入人才市場，最近北京市戶口的黑市價格暴漲，這引起了衆多家住外地卻選擇在京工作、求學的「北漂客」的高度關注。

「雖然我們從北京以外的省份來，但與本地市民沒什麼不一樣。」現供職於北京某國企的職員王某可謂是資深的「北漂客」。他十八歲從湖南考到北京理工大學讀書，畢業後留京工作已經九年，至今沒有取得北京戶口。據王某介紹，在北京的外地人總體上分爲三類：投資者、各公司內的職員、民工。「雖然素質參差，但我們都對北京的發展建設做着貢獻。」

談到沒有北京戶口的苦處，王某說：「我和北京人在同一個城市居住，在同一個大學就讀，在同一個企業工作，在同一個社區生活，在同一個醫院就醫，甚至在同一個早市裡吃着同一口鍋裡的豆漿和油條。但是，我感覺這個城市卻拒絕提供公平的庇護和保障。譬如我結婚五年了都不敢要孩子，因爲怕孩子得不到平等受教育的機會。」

很多已經在京結婚工作卻沒有北京戶口的人都與王某的體會大致相同。據統計，非北京戶口的孩子在幼稚園時期須交納三千元到兩萬元不等的贊助費；公立小學對非北京戶口學生收取借讀費、贊助費等費用，每年至少三千元；高中階段，如果沒有北京戶口，即使學生的分數超過錄取分數線，每個學期仍然要交至少五千元的擇校費。

一些具有相當經濟實力的「北漂客」，在北京郊區的一些小城鎮展開了爭取「綠卡」的行動。因爲政策規定，只要購買了價格在每平方米兩千元以上的住房，並投資五十萬元興辦企業，便可以獲得申請北京戶口的資格。在北京通州區買房投資從而獲得了戶口的浙江籍企業家周某說：「這種投資是沒有想到要回報的，就是想給孩子買個北京戶口。」

對此，北京市民則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家住安定門的孫小姐談到北京交通擁擠、物價居高不下、社會治安等問題時認爲：「大多數都是外地人鬧的，應該少發放北京戶口，至於買賣戶口這種事更要嚴格杜絕。而且北京市人口壓力已經這麼大了，爲什麼人人都要往這裡擠？」

現在北京交通大學就讀的本地學生小李則表示，北京人不能光埋怨外地人，「在福利和就業機會方面，我覺得主要還是取決於自己努力。畢竟我們北京人也是一路競爭過來的。」

一位今年從北京師範大學畢業的外地學生小蔡坦言：「北京人是典型的『站着說話不腰疼』。北京人也許不覺得戶口有什麼作用，而對於在異地漂泊的人來說，戶口卻是一個非常實際的標誌。」